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二

東光張

預集

趙趙奢

廉頗

齊田單

漢張良

韓信

周亞夫

李廣

衛青

霍去病

趙充國

趙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



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及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

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



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伐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活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之言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交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日一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

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衷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括母因曰主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卒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



殺栗腹遂圍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

邑各封也

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孫子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奢因秦間之來而善食以遺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為爭地奢發萬人先趨北山是也

### 趙廉頗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



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頗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二軍居二

年復伐齊幾拔之幾邑名也後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頗行事

孫子曰令素行者與衆相得頗之思用趙人是也

### 齊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潛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傳音付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轄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



倬齒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  
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  
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  
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  
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  
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二人未附故  
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  
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  
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  
食燕人恠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

嘗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  
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  
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恐  
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  
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  
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人可為寒  
心燕軍盡掘龍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  
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  
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  
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



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  
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  
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  
角而灌脂束芻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  
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  
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  
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  
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  
平君

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單託神教而使眾又曰殺  
敵者怒也單令燕軍劓齊降卒又曰始如處女敵人  
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單卑辭約降而奇兵奔擊  
是也

### 前漢張良

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  
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  
狙狙伺候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  
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嘗從容步遊  
下邳圯上圯橋也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歆歐之為其老乃強忍下  
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  
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  
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  
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  
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  
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  
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討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良

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

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

擊秦燒下軍燒音亮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孺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

具食餽音百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

秦將秦將果畔歆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歆聽之良曰此

獨其將歆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

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軍終敗

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意歆留居之良



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賊亦編  
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沛公乃還  
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  
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  
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  
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  
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  
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  
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  
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

蜀漢王之國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三何不燒絕所過棧  
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  
歸至韓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  
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廼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  
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  
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  
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  
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  
大事當二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



遣隨何說九江王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  
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二年項  
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  
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  
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  
其君豆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  
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欽往而朝漢王曰善趣刻  
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方  
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

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借所言之著曰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

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

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

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

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未商容之

間式箕子之拘封北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

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

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庫以賜貧窮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  
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  
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  
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  
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  
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唯當使楚  
無強強則六國弱徒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  
漢王轍食吐哺罵曰孺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

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辭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  
鬪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  
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  
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封良  
為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  
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  
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  
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  
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



仇然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皆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



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

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良請啗秦將而襲擊之

又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良借前箸以破鄴生之

說又曰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良未嘗有戰鬪功又

曰屬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又曰銳卒勿攻良謂楚人剽疾勿與爭鋒是也

### 前漢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

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

鄉南昌亭長寄食下鄉縣屬淮陰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菘

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因絕去信釣於城

下諸毋漂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毋有一毋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

信喜謂漂毋曰吾必有以重報毋毋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如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

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

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作勝勝服也信執視之俛出袴

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執劍從之

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

項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典

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重信信乃仰視適見



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  
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  
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  
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  
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  
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  
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爾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  
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  
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必欲中無所  
事信無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

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  
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  
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  
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  
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  
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  
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  
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  
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  
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



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廢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弊忍不能予以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恐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上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

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主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以信為左



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叙為大將乎曰栢直也

信曰豎子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瓦渡軍罌作缶以木為

渡為船也且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

河東郡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遣張耳與

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

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

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

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議欲下趙此

乘勝而去國遠闕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

樵蘇後爨庶取薪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頭足下假臣

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

戰彼前不得闕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

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

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

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



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草山而望趙軍音救依山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自覆蔽音立漢赤幟令共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食急破消後乃當莫之食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且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

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後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泚音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盡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罪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



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卒以勝此何術也  
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  
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  
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八人自為戰今予之  
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  
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  
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  
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  
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  
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今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

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  
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  
者千慮必有一得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  
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鄙音曠今高邑是身死泯  
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  
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將軍之  
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  
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  
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  
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



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  
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  
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驪兵也醉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  
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風而服雖有  
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  
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  
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  
漢王許之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聞得  
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  
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

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  
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印令張耳備  
守趙地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  
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軾今小車失隆起者掉三  
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  
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孺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後其  
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  
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責已乃烹之而走高



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苗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韝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

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為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其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



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勦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

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二將軍印予我

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

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

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

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

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垂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

則楚勝臣願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

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

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虚之地



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  
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其厚吾豈可以鄉村背義乎  
蒯通曰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事  
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  
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  
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  
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  
騫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亦已誤矣大夫種  
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

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  
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且臣聞勇畧震  
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不  
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  
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竊為足下危之韓信  
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  
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  
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澗而守  
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  
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



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傅海與信指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信越皆引兵來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之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



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契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與家臣夜詐詔報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吕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吕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信料楚漢之長短又曰遠而示之近信陳兵臨晉而度于夏陽又曰入深則專主人不克信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信使萬人出背水陣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信暴其所長燕從風而靡又曰半渡而擊之利信洩維水而斬龍且是也

### 前漢周亞夫

周亞夫絳侯勃子也孝文帝封亞夫為條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



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  
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彀弓弩持滿天子  
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  
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  
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  
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慰勞  
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  
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

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  
夫爲中尉孝文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  
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  
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  
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  
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  
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  
吳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  
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兵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



塞吳饑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  
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饑道吳王之初  
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仇竒道  
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  
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  
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徒自  
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亘將軍說王曰吳多步  
兵步兵利險漠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  
直去疾西據維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  
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

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  
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亘將軍計太尉既會兵  
滎陽吳方救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  
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  
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具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  
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  
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  
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  
大破之吳王潰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



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天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亞夫嚴約而天子按轡徐行又曰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改吳攻東南而亞天使備西北是也

### 前漢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時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吳楚反而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內官之率貴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



騎數十縱馳放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

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以銅作鑄受一斗盡炊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



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  
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  
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時漢邊郡李  
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  
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  
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  
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  
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  
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  
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

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贖為庶人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  
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

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

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

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一作沒羽視之石

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庶得賞賜輒分其廩

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

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臂如後通肩其善射亦天性



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  
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射戲求疏述持專以射為戲廣  
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  
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許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  
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後廣以即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  
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  
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  
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  
急擊之天下如兩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

滿毋發而廣身自以黃射其裨將孟原曰太公入

中弩韋昭曰角弩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

色黃而體大也也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

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廣嘗與望氣王朔燕

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

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

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

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

西守羌嘗及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

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



不得侯也後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不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故從廣廣固辭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走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廣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

乃我自失道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從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廣下馬解鞍而虜疑有伏又曰令素行與眾相得廣法簡易而士樂為用又曰卒善而養之廣以殺降而不得封侯又曰不用鄉道不能得地利廣軍亡導而失道是也



衛青字仲卿嘗從入至其泉居室

居室其泉中徒所居也

有一鉗徒

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

足矣安得封侯事平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斬

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

仍數元朔也

元年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

西至高關

塞門也

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

羊樓頰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

當北地郡之南黃河之南

封青為長

平侯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畧

甚衆五年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

內史李沮音姐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

參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

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

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

夜與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

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

衆男女萬三千餘

人畜數十百萬

數十萬以至百萬

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

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

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工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

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

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



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  
青臣青子在樞樞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  
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仇等三人何敢受封上  
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大僕  
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  
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  
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  
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  
盡信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

百特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

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

正軍正也閔名也律建當都軍官長史一人

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  
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  
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  
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  
罪行間肺腑謂親戚也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  
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  
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讀曰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孫子曰出其不意青夜圍右賢王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青不斬蘇建謂其以少擊衆是也

前漢霍去病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為嫖

姚校尉音羈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剗斬

捕首虜過當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封去病為冠軍侯蘇

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

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道讀導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

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

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悉戎士隄烏隄與

踰同絡古矣字也速濮也烏鎡山名也討邀濮邀古速字也速濮匈奴部落名也涉孤奴水名也歷

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警者弗取攝警周振動失志氣言師戰者洙服者則教也言

者皆之涉也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十有餘里合短

兵塵臯蘭下塵捕苦擊而多殺也臯蘭而名也殺折蘭王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殺折蘭王

斬盧侯王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已斬者獲其首也折音上列切銳悍者誅全甲

獲醜執渾邪王子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切及相國都尉捷首

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今之佛像是也休計劉切屠音儲

師率滅什七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滅其七也益封去

病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教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

即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



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

所殺亦過當塞至匈奴引兵去塞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

軍行而庶稽留故坐法行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

去病至祁連山祁連山即大山也匈奴呼祁連祁者上夷祁捕首虜甚多上

曰驃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皆水名也淺涉深曰濟也遂蹕小月氏至

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乎繚得匈奴音鹿繚得匈奴中地名得單于單相酋

徐玉單相酋徐皆胡王也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

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

五王王毋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

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戶賜校尉從至小月

氏者爵左庶長第十爵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

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宿舊也兵兵器

也去病所將常選軍取捷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留謂是留

落謂部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

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

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

道邊道猶言也先為要約東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

王使即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

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



而多欲下降者

恐被掩覆也

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

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

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人蹕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

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

漯音土上合切

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

王及厥眾萌咸拜於率

萌字與珉同

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

有餘人

言能引弓皆堪戰陳或作挽悍勇也

捷首虜八千

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

離遭也

十萬之眾畢

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

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

保寧息無憂患也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迺

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甘右河南因其故俗為屬

國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

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

漢兵不能度幕輕留

謂漢兵不能輕入而又留也

今大發卒其勢必得

所欲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

十萬

轉者謂運輕重也踵接也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

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

令青出定襄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匈奴

可坐收虜耳

言收勞取漢軍迺悉遠北其輜重

送輜重遠去令處此

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

直讀見單



于兵陳而待為行陳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兵車也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言日沒也

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統單于

翼謂左右舒引其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戰而匈奴

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

去羸音馬衝馬子堅忍單于而乘善走羸而壯昏漢匈奴

相分擊紛擊亂相持也殺傷大當各相漢軍左校捕虜

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

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

餘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趙信前降匈奴得匈奴積粟食

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軍入塞凡斬首

虜萬九千級去病騎兵軍重與大將軍軍等而亡裨將悉

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

兵直當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

約輕齎絕大幕輕齎者不以大幕目隨而所齎糧食執訊

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

殊遠而糧不絕卓亦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

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

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

騎將軍皆為大司馬悉加大司馬者欲令驃騎將去病為



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

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

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省視也不恤士也其從軍士為遣大官齎數十乘齎與資同解既還已在前也

重車餘棄梁肉梁粟也米之善者重青亦用切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城躡鞠也鞠以皮為之實以麩

躡而戲也躡音徒攪切鞠音巨六切事多此類青仁喜士謙退以和柔自媚

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悉去病元狩六年薨為家象祁連

山元封五年青薨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不復擊匈

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

故久不伐胡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家象廬山云大將

軍青九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

河南地置朔方郡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

五人特為特別為將而出征也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青以張騫道軍而

無飢渴又曰兵無選鋒曰北去病所將常選又曰強

而避之青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又曰重地吾將繼其

食去病約齎絕幕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又曰破車疲

馬十去其七青與去病以十四萬騎出塞而歸者不

滿三萬匹又曰視卒如愛子去病反餘棄梁肉而士



有飢者是也

前漢趙克國

趙克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音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

子隴西天本安定北地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畧少

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通明曉也武帝時以假

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

傷者多克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

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為郎

中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匈奴獲西祁王匈奴擢為

後將軍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匈奴擢為

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克國將四萬騎屯

緣邊九郡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雁門定襄北平三

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

蒙言願時渡湟水北零音憐蒙的長也湟水出金城歸羌

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克國劾安國奉使不恭是

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旁依也抵冒犯實而前

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

羌人無君長而諸種豪迥相殺伐故每有仇讐往上聞

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

之以問克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

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



今居合約共為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

豪封煎等通使匈奴煎請匈奴使人至小月氏氏音傳告

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

事使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

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

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

欲沮解之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不合疑匈奴

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

抵屬國與先零相直直當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

種宜及未然為之備未然者其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

至匈奴匈奴藉兵藉借也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鄯音克國以

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

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廼解仇作約罕开羌之引種也下

子至德罕开之類皆問知明語又云河南到秋馬肥變必

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行音

切視讀曰示示語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

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

尤桀黠皆斬之桀堅黠惡也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

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王等恐怒亡所信鄉恐中國

信其心兩納嚮遂劫畧小種皆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

之卿讀曰尉



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羗至浩疊

浩音誥疊音門水名為虜所

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時克國年

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對曰亡踰於老

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羗虜何如當用幾人克國曰

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

俞讀作遙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

巨其地刑并為功計方畧俱奏上也

然羗戎小夷逆天討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屬委也之欲切

上笑曰諾克國至金城須

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牧先渡渡

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克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

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

望陘中亡虜

山峭而夾水曰陘四望者陘名也陘音夾

夜引兵上至落都山名也

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羗虜不能為兵矣使虜殺數千人

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

杜塞也

克國常以遠兵候為務

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城在金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

戰克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羗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

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

得邪克國子右曹郎中將印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

駟為交兵至今居虜並出絕轉道

轉道運糧之道也

印以聞有詔



將入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疏字本

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度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

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

即留雕庫為質克國以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

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言勿相和同天子告諸羌人犯

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

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

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克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

畧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徼要也 要其僭者 也徼音工克切酒泉太守

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能讀

此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

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

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

實奪其畜產虜其妻子讀讀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

出虜必震壞仍類天子下其書克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

知羗事者博議克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

張掖回遠千里回謂路紆曲 也音胡晦切以一馬自軫負三十日食九

畜產負物 者皆為軫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

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商計 度也逐水草入山林

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



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畧言被劫畧而反

本心故臣愚用欲捐罕開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

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

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

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

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

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

謂克國曰皇帝聞後將軍其苦暴露今張掖以東粟右百

餘芻粟束數十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費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持

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畜食畜之所食即謂也

欲至冬虜皆當畜食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

上寒手足皸瘃皸裂也瘃寒刺也寧有利哉將軍不念

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又年歲乃勝將軍誰不樂此

者言九為將軍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

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媯月氏

兵四千人媯音兒亡虜萬二千人亡虜大討也齎三十日食以

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羗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鈞句廉謂水岸鈞曲而有

也廣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

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



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叩將

胡越伏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

大利蠻夷大敗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太白出高用兵深

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

必全勿復有疑克國既得謂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

以安國家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顧命迺上書謝

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

可使使罕論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

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羨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

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

王將騎四千及前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謂依阻

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

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

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

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飭整也須待也坐得致敵

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

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

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

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

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



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  
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  
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莫須小種  
羗名也如是虜兵浸多誅  
之兵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系十年數不三歲而已  
累音力  
瑤切錄  
與由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  
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  
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  
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須正月擊  
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  
察重書報從克國計焉克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父屯聚

解弛

解讀曰  
弛放也

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虎狹克國

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違克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

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肅赴水溺死者數

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

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穀芻牧田中

不得燔燒人屠及於  
田畝之中刈芻放牧

也罕羗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

還復故地靡忘羗  
名也克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克國賜飲

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克

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

苟取文墨之  
便而自營也非為公家忠計也

語未卒重書報今靡忘以贖論後罕卒不煩兵而下克國



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召破羌將軍諸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歎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救作奏未上會得進兵軍書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克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謂御何國家之安克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沮壞也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耿專昌也為司農中丞

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言願備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

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有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

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

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

足憂邪言寧如此則所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

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

福生於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

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二十五萬

二百八十六石芡乾藁也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

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



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  
斗又臨羗東至浩豐羗虜故田及公 所未墾可二千

頃虜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  
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

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田事出賦人二十每田事出

出營田也田賦謂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

健名千倅馬仕二就草倅副也十二者千騎則與副為田

者持兵以克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畜謂今大司農所

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

裁許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

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克國上狀曰臣聞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

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

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

其美地薦草薦綱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

明主班師罷兵班還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可勝之

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步兵九校部為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

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

墜古地字也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



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駟

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克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言不可必勝不出今反畔之虜竄

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瘥墮之患離遭也墮冒因日坐如而墮指者也

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

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

小开昔羗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

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信讀曰申從枕席上過師十一

也橋令軍行安易君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

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大馬齒

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將

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

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

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餘於不過七八

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

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

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

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

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



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木樵樵與譙同謂為高樓

以望敵也校聯不絕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筋關具便利也筋整也

其字烽火幸通軌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

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

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

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

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

地累重謂其子也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各於其處自瓦

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

取不苟勞衆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貶重而自損非

所以視蠻夷也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

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憚之便媮

且也廉亦憚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

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

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克國奏每上輒下

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

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

後將軍數書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任保上



將軍彊食謹兵事自愛上以破羗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  
用克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招兩將軍  
與中即將印出擊強弩出薛四千餘人破羗斬首二千餘  
級而克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克國留屯田明  
年充國奏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  
說克國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以破羗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  
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  
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  
計未失也克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  
欺明王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

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讀卒以其意

對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卒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克國復為

後將軍衛尉其秋羗若零離留且種兒庫且音子共斬先

零大豪猶非楊王首猶非及楊王二人也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

忘皆帥煎鞏黃紙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

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

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詔舉

可護羗校尉者時克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克國遽

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使酒因酒使氣若今言惡酒者如湯兄臨衆

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病免五五舉湯酒數醉



酌羗人即醉字也羗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朝廷每有四

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薨初充國以功

德與雁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羗常有警言上思將帥

之臣追羨充國乃召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

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庠臣惟後將軍整

我六師是討是震合韻音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

之弗克請奮共旅干罕之羗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

節婁奏封章婁古斗敵制勝威謀靡尤尤當也合韻遂克西

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鬼方音乘帝在昔

周之宣有方有虎方叔召虎也詩人歌功于雅大雅小雅

繼周之方邵也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赳功也桓桓也紹厥後謂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充國謂兵難

喻度又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充國常遠斥候又曰取

敵之利者貨也充國以錢誘羗令諸捕斬又曰主曰

必戰無戰可也充國謂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又曰致

人而不致於人充國練戰士以須其至又曰威加於

敵則其交不得合充國攻先零而罕羗服又曰窮寇

勿迫充國緩驅先零又曰以飽待飢充國謂糶三百

萬斛穀羗不敢動又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充國以



死守便宜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二



